

冬日焗窑

■ 何春燕

时光漫漫,不知不觉,又是一年的冬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事情,就在念念不忘的日子里,被我们遗忘了。我常常在心里想:时光啊,你慢点,再慢点,让我把生活中更多的美好留下:比如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呼朋唤友来一次野外焗窑,品味食物的本真,感受时光赠予的满足与快乐……

说起来,焗窑是我们当地人最喜爱的一种原生态野炊活动了。它主要以焗番薯、焗鸡、焗芋头、焗栗子、焗鸡蛋、焗玉米等食材为主。我每次在朋友圈发焗窑的美图,那些原生态的美食常常引得众多朋友直呼“流口水”。

又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参加了朋友临时组织的一次原生态的野外焗窑活动。活动当天,阳光和煦,虽有寒风,但不凛冽,吹得很柔和。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朋友郊外的南药基地。这个南药基地,是大家一致认为是最合适焗窑的“乐土”。除了有水电、有茶室、有卡拉OK室等生活设施,还有吃着南药树叶长大的走地鸡、垒砌泥窑的泥块,最开心的是,还种植了一些“面包木薯”、百香果树、柠檬树……

出发之前,有着多次焗窑经验的朋友叫人预先收集好垒砌泥窑所需的泥块和烧窑的柴火。泥块是种植南药的泥块,柴火是南药树的枯枝。朋友们自觉分工合作,人人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垒砌这种泥窑最适用扁平的干泥块,按步骤垒砌泥窑开始了,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轻车驾熟垒成了一个漂亮的大泥窑。

站在旁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羡慕而又佩服。不禁好奇地问:“泥窑的大小有规定吗?泥窑的门口方向是随意开的吗?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朋友看着大惊小怪的我,笑着说:“一般按理论来说,泥窑的直径和高度比例一般是5:8。但具体情况,还要根据所焗制食物的多少,合理设定泥窑的大小。泥窑门口的选向是很重要的,需要考虑风向,根据风向预留灶口,垒砌泥窑口要对着风向,这样是为了烧窑时不让烟火熏到烧窑人的眼睛,同时也利于柴火的充分燃烧,达到良好效果。”

我留意到一个细节,朋友往垒好的泥窑里加柴火也是很讲究技术与经验的。要注意不能让柴火碰到窑壁上的泥块,架柴火时一般呈X形,确保柴火与柴火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有助于充分燃烧。因为朋友的泥窑垒得牢固,窑口选得也对,大约半个小时,泥块变得通红通红的,只见火焰直冲泥窑顶部,那场面很是壮观。

哇塞,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线鸡尾”吗?我激动得大叫起来!“内行人”都知道,烧泥窑的最高境界,就是出现“线鸡尾”,这代表了泥窑已完全烧好,顺利竣工。

朋友将烧好的窑泥用工具一块块扒开,耙出来,用铁铲把滚烫的泥块拍碎,接着将拍碎的窑泥铺填一层放入预先准备好的一辆“斗车”里。然后剥好、洗干净、晾干水的鸡只用锡纸包好,放入“斗车”的窑泥上面,又铺上一层窑泥,将鸡只严严实实地“埋好”。接着按焗熟时间久的先放这样的顺序,分别将番薯、芋头、木薯、栗子、鸡蛋、玉米等食物放入“斗车”里,层层填上窑泥,层层夯实。所谓万事俱备,只待“起窑”。

想象着喜爱的食物,在燃烧的泥土充分接触的“拥抱中”慢慢成熟,那份期待与憧憬,简直让我们驰骋神往。我好奇心又来了,忙问:“如何起窑?”

朋友说:“起窑也要靠生活经验与智慧的,除了掌握关键时间,还要动作轻盈以免‘误伤’所焗的食物。有经验的起窑师傅起出来的食物不仅刚好熟,而且‘色、香、味’俱全,吃起来满嘴浓郁的、原生态的香甜,说是人间美味一点也不夸张!”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开窑时刻,我们纷纷围观。只见朋友小心翼翼拨开窑泥寻觅各种被放进的食物,轻轻拂拭包裹食物的锡纸泥尘,再小心剥开锡纸,然后将焗好的各类食物放在不锈钢盘里……瞬息间,我们便闻到香气浓郁的食物香味。

不等“号令”,我们纷纷动手抢着开吃。在这份人间美味面前,我们仿佛又重新变回“毛头小子”“黄毛丫头”,谁也顾不上“绅士风度”……我觉得,不管是在美食匮乏的过去,还是在美食充足的今天,焗窑都是一项深受我们喜爱的原生态野炊活动,它让我们寻常的日子有了可触碰的烟火气。焗窑活动会谢幕,但内心的快乐,仿佛可以让岁月凝固,提醒我们要回望时光、珍惜当下……

匆匆那年

■ 董彩霞

那一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年方十九,正值豆蔻年华。扎着简单的马尾,白衬衫领口还带着洗衣液的清香,手里攥着红色的塑胶毕业证,站在校园门口望着来往的人群,心里满是忐忑与憧憬。三年的师范时光,在音乐室的舞蹈练习、画室的颜料泼洒、教室的试讲演练中悄然划过,如今终于要踏上真正的讲台。

我被分配在家乡小镇的一所偏远的小学,报到那天,我踌躇满志,骑着爸爸新买的自行车拉着自己的行囊满心欢喜来学校报到。几经辗转和不舍放下面子问人,才好不容易找到目的地。带领我的阿叔把我带到一座山脚下,指着山顶对我说:“老师,你一直往上走直到见到国旗就是了!”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独留我一人在秋风中凌乱。当时正值初秋的傍晚,夕阳把山峰染成了金红色,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山路蜿蜒向上延伸。一阵凉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我把心一横,躬身推着自行车,脚踩着黄泥路往上爬行。

因为中午时下过雨,所以泥路有点滑,车轮碾过便陷下两道车辙,每往前推一步都要费三分劲。我攥着车把的手心冒出冷汗,指节泛白,车后座的行囊拽得车身往下沉,车头总往两边侧滑。黄泥裹住车轮,越转越沉,像坠了个铁球,寸步难行。得弓着腰用肩头顶着车座,膝盖微屈一步步往上挪。汗水顺着下颌线往下滴落,砸在泥地上洒开个小坑,后背的衣衫黏在身上,混着泥土的腥气。脚下偶尔打滑,吓得我连忙稳住身形,抓牢车把,不敢乱动。鞋底上的黄泥越积越厚,每抬一次腿都沉甸甸的,像灌满了铅似的。此时只有车轮碾过泥块的闷响,伴着我粗重的喘息在山间回荡。

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了一面鲜艳的国旗在山顶上空迎风飘扬。走进校门,才发现校园是一块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地方,竟然就是我要报到的学校。黄泥铺就的球场,疏疏落落的几棵龙眼树,毫无规则地分布在周围。正前面一栋两层半的旧教学楼,若不是旧教学楼的顶上用黑漆书写着“桐生小学”这几个字,我真怀疑是自己走错了道。教学楼外墙爬满深浅交错的裂纹,像是时光刻下的皱纹,原本的米白色涂料大块剥落,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砖体,斑驳得如同褪色的旧画布。

墙面上还留着模糊的印记:有些是被雨水冲淡的红色标语残字,笔画晕染开来;有些是之前贴通知的痕迹,纸痕泛黄发脆,边角卷翘着黏在墙上。几丛爬墙虎顺着墙根往上攀,深绿的藤蔓缠绕着剥落的漆皮,叶片边缘沾着尘土,风一吹便轻轻晃动,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细碎的阴影。

靠近窗台的位置,积着一层薄薄的灰,窗檐下的墙面被雨水浸出深浅不一的水渍,呈暗褐色,与爬墙虎的绿、砖体的灰、涂料的白交织在一起,透着沉淀多年的陈旧感,每一处斑驳都藏着过往的读书声与少年隐秘的心事。

龙眼树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脸色黝黑,皱纹纵横交错,目光温和的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就是校长,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别看我们这地方简陋,但我们的孩子很是热情友好。你们年轻人就是好,有活力,孩子们就盼着新老师呢。”

我被分到了四年级,初上讲台,当三十多张稚嫩的脸庞望着我时,我竟紧张得声音都有些发颤,但台下孩子善意的笑声,期待的目光使我忘记了紧张,很快与他们打成了一片。那时候的日子简单又充实,白天备课、上课,晚上在宿舍灯光下批改作业。偶尔会因为调皮的学生手足无措,也会因孩子们一句“老师好”红了眼眶。

十九岁的我,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闯劲,把青春的热忱都倾注在三尺讲台,那些熬夜备的课、耐心讲的题、真心交的心,都成了那年最珍贵的印记,点亮了我教书育人的初心。

如今我出来工作已经三十年,当年的旧校舍早已焕然一新,再找不到当初的模样了。但回想起那时报到时的情景,却仿佛还在昨天。时光匆匆而过,当年的艰难困苦已变得云淡风轻,但锻造了今天更加坚强的自己!

我的文学之缘

■ 朱德华

一提起文学,我就倍感亲热,是这门语言文字艺术让我知晓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更让我有了人生奋斗的榜样和目标。如今的我,虽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仍喜欢看文学书籍和写点小文。

我喜欢文学,是从十一二岁时开始,读小学六年级时,从同学处得一本《十三妹》的通俗画册,爱不释手,在上学的路上仍在翻看,一直看到教室门前,正逢上课铃响,冷不防一只手伸了过来:“上课了,还看什么小画书?”是教算术的刘老师的声音,她把我手中的书夺了过去:“收了,放假后再给你。”哎呀,我心爱的书就这样被收了,我差点哭了出来,但有什么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进教室上课。读中学后,看的书也多了起来。同学中传阅的连环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不少本,知道了孙悟空的神通广大、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梁山好汉的行侠仗义、姜子牙的不凡际遇。特别是在初三时,班主任李老师给我们读的《解放军报》连载的《欧阳海之歌》小说,更是让我心潮澎湃,我后来还专门买了一本,再次阅读,欧阳海的动人事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心想,做人一定要做欧阳海那样的人。之后,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那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一直激励着我,一定要让自己的一生有价值有意义。

多年来,我读过的书不少,也看了不少电影、戏剧,退休后还喜欢上了书法、绘画,但还是各类书籍对我的人生启示最多。工作后,我一晚上就把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一气看完,进而知道了什么是爱;看了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知晓了人世间更多的爱恨情仇及人身上的多重性格;看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呐喊》《祥林嫂》,了解了旧社会中国封建礼教的落后和对人的伤害,对鲁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有着共鸣;读了高尔基的《海燕》,非常敬仰海燕那种勇敢无畏、敢于斗争的精神。总之,读过看过的书不胜枚举,从其中获取的精神食粮很多。

久而久之,我对文学的爱好已不是停留在只读和只看了,而是萌发了写一写的想法。过去,在小学中学读书,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写短小的作文,后来进了电大文科班,学习了写作课及相关科目课程后,知道了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于是便动笔开始写了。有几百字的豆腐块,也有几千字的散文和小小说。虽未“腹有诗书气自华”,但还是在每篇小文中融入了自己的阅历和真情实感。工作期间,写了《难忘当年下乡情》《给母亲的戒指》《天山之水清又凉》《情人谷里情意长》《耐温将军》《抡大锤的汉子》等在厂报发表。其中,《给母亲的戒指》上了《贵州广播电视报》,《耐温将军》获贵州省新长征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二等奖。退休后,还是喜欢看小说、散文等。除了重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外,还看了金庸的《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去年以来,又敲响了键盘,写出了《五星红旗,心中的旗》《母亲》《家乡的酸菜》《阿强》《哥们儿》《芳姐的婚事》等短篇散文和小说。

总之,文学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镜子里更大的世界,看到了镜子里的芸芸众生及其扮演的各种角色,大开眼界,大长知识。更欣慰的是文学给了我无数的正能量,它如前进中的灯塔,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文学更是我心灵中最要好的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他在我就在,我们心灵相通,友谊长存。有时,我需要寻找生活中的答案,只要把他叫来,他就告知我怎样去做,让我心明眼亮。正如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中所写: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冬日暖阳 黄治高摄